

汪立康 易子明 夏 阳

作 婚 系 墨

中国
人民
大学
出版
社

目 录

汪立康作品选

略论杂文与新闻的深结缘..(代序)	(1)
文件画圈究何意	(6)
给侯人一个小小警戒	(7)
无话可说的话	(9)
元旦小感	(10)
是谁未醒?	(11)
一篇未编成的稿件	(13)
门外球谈	(14)
于“须知”的微词	(15)
辩证地看待抓大事与抓小事	(16)
揣君何意乱题留	(18)
加油! 加油!	(19)
取消陪会	(20)
偶得素食菜	(21)
“反四多”的倒戈	(22)
慎重应不停进取	(23)
恰到好处的“乱点”	(24)
靠自己拚搏	(26)
大老粗不值得自豪	(27)
新春话财神	(28)
某君的秋后算帐卡	(29)
杀鸡的“报告”	(30)

再谈杀鸡·····	(31)
近亲繁殖与世袭罔替·····	(32)
漫话“出洋”·····	(33)
再话“出洋”·····	(35)
我赞社会主义商人·····	(36)
旧话重提·····	(38)
理解的层次性和悬谈对话·····	(39)
农村采访随想·····	(43)
故纸堆里觅出的“红头文件”·····	(44)
人力车重新上街有感·····	(47)
养廉之道·····	(50)
“气功热”之冷思·····	(52)
一副对联的启示·····	(54)
“私关”可以有学吗?·····	(56)
“杜撰”的“广义关系学”·····	(57)
何必脸红·····	(59)
请关心一下十万人头·····	(60)
翻辞书杂想·····	(62)
绿化与廉政·····	(64)
“以黄养蓝”及其他·····	(66)
钱大少爷的哲嗣·····	(67)
一唱雄鸡天下白·····	(70)
“厕所文学”的流变·····	(71)
写不下去的文章·····	(73)
干干净净过个年·····	(75)
正确处理“分子”与“分母”的关系·····	(77)
让国货精品出点风头·····	(78)
“实现自我价值”之探隐·····	(80)

虎门那一把火.....	(82)
凤雏拒做小事不可法.....	(83)
忽然想起《河殇》.....	(83)
浸化与烧毁烟土的稽史.....	(87)
饼干、花生及其他.....	(89)
小事一桩.....	(91)
自我感觉与自我欺骗.....	(92)
不动手的“君子”.....	(93)
倒应感谢这位仁兄.....	(96)
叵测的小人居心.....	(97)
美食家与饕餮徒.....	(99)
致天天过年者.....	(102)
“曲线”新用.....	(103)
包装的表里.....	(104)
失街亭与失荆州.....	(106)
我说议政.....	(109)
无情的裁决.....	(110)
名牌与冒牌.....	(112)
拆庙琐言.....	(113)
反对“新三多”.....	(115)
重读毛泽东代国防部长起草的文告有感.....	(117)
自杀与杀人.....	(118)
把“超常”变正常.....	(119)
从太平村看到了希望.....	(121)
《我们走过的路》前言.....	(122)
《绿叶之歌》后记.....	(124)
大潮中的小小航标——《半分钟谈》前言.....	(128)
铜仁忆旧.....	(129)

易子明作品选

豆腐、藕煤及其他.....	(133)
学习石绍银.....	(134)
衡东“办学热”的启示.....	(135)
正确的认识和过硬的措施.....	(136)
林硕民事迹给我们的启示.....	(137)
话说“顺着不办”.....	(139)
话说粮店职工到集市买米.....	(140)
很有见识的用人观点.....	(141)
识时务者为俊杰.....	(142)
说“X)X”.....	(144)
“密封发奖”不足取.....	(145)
本末倒置.....	(146)
上、中、下三策.....	(147)
放手起用一代新人.....	(148)
奇妙的逻辑.....	(149)
也谈“新闻官”.....	(150)
小商品与大买卖.....	(152)
是学会“打算盘”的时候了.....	(153)
醉翁之意在于酒.....	(154)
信不信由你.....	(155)
科学繁荣之路.....	(156)
怎样看待这股潜能?.....	(157)
“关系网”与“联系网”.....	(158)
心目中要有农民.....	(159)

赞“安步当车”	(160)
关键在于热爱和关心人民	(161)
令人雀跃的变化	(162)
好一垛挡风墙	(163)
取予之间	(163)
寄寓深情的话	(164)
宜于“逼上梁山”	(165)
聪明之举	(166)
现代化和愚公精神	(166)
令人愧煞的李识柳	(167)
平凡人，不平凡事	(168)
走岗位成才之路	(169)
一面镜子	(170)
相马与赛马	(170)
学习金霞村	(171)
先富者必定是他们	(173)
在改革中求发展	(173)
治治这个顽症	(174)
可喜的发展趋势	(175)
“衣食父母”很贴切	(176)
对诬告者也要查究	(177)
“消防队”与“助燃剂”	(178)
“向我看齐”与“向我开炮”	(179)
愿它不再是新闻	(180)
保护“出头鸟”	(180)
人皆可学的“魔术”	(182)
货畅其流与地尽其利	(183)
这一着抓得好	(184)

且看这份菜单.....	(184)
需要这样的先行者.....	(185)
从邵东市场看商品流通.....	(186)
升值与贬值.....	(187)
上下之间.....	(188)
一潭活水好.....	(189)
爱国与治学.....	(190)
关键是观念的转变.....	(191)
好一个不等式.....	(191)
锅炉的妙用.....	(192)
震聋发聩的一声警钟.....	(193)
好一个“敢为天下先”.....	(194)
令人感奋的远见卓识.....	(195)
希望在青年.....	(196)
要学聪明一些才好.....	(197)
一个大书的“人”字.....	(198)
“模式”与“八仙飘海”.....	(199)
值得全社会深自审察.....	(200)
想想前线的同龄人.....	(201)
愿这样的聪明人多起来.....	(202)
多给活力,少添障碍.....	(203)
瑕不掩瑜.....	(204)
破破这个老传统.....	(204)
建立多种利益调节杠杆.....	(205)
与无锡来人闲谈有感.....	(207)
对待老人的新旧观.....	(208)
唯正可以祛邪.....	(209)
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力.....	(210)

大蒜球为何走销不旺	(211)
切忌“刮风”	(212)
湛江客谈长沙酒楼	(213)
重视浏阳发展服装业的经验	(214)
后进不足惧	(215)
愿鼓励批评的事多起来	(216)
大家齐唱正气歌	(218)
赞“悄悄”	(220)
武都头改行	(221)
请听听基辛格的见解	(223)
贵在有创汇意识	(224)
一股新风扑面来	(225)
浏阳的经验值得重视	(226)
走出山谷的启示	(227)
创汇农业大有可为	(228)
别了，大锅饭	(229)
得人才者得天下	(231)
走出“盲区”才能闯入“禁区”	(232)

夏阳作品选

试用“特权”	(234)
赵丹的遗言	(235)
有感于总统夫人抢救病人	(235)
霉腊味及火腿不拆零	(236)
记住这正义之路	(237)
一面镜子	(238)

一位农民报告的信息·····	(239)
不要只当观众·····	(240)
在人心这杆秤上·····	(240)
春风绿长沙·····	(241)
将军的家风·····	(242)
最佳精神与最佳成绩·····	(243)
请称“同志”·····	(244)
一桩新鲜事·····	(245)
从这里作起·····	(246)
部长赶集·····	(247)
做出样子·····	(248)
记住鲁迅这句话·····	(249)
切莫忘记《准则》·····	(250)
挤进“门”去·····	(251)
“三板斧”砍得好·····	(252)
最要紧的是做·····	(253)
数字的说服力·····	(254)
当“四不”干部·····	(255)
不要为“枕头风”所左右·····	(255)
警惕中弹·····	(256)
文明之窗·····	(257)
赞糖弹打不倒的人们·····	(258)
莫迷信 勿偏见·····	(259)
顺乎民意之改革·····	(260)
行行有道德·····	(260)
贿道莫开·····	(261)
赞“脊梁”·····	(262)
更上一层楼·····	(263)

亲则严	(264)
提神	(265)
由启蒙老师想到启蒙教育	(266)
英雄本色	(267)
“对症下药”与看人下药	(268)
赞书记撑腰	(269)
正气在身	(269)
榜样在前	(270)
访富还需问贫	(271)
心肌梗塞及其他	(272)
这场“官司”为何打不赢	(273)
拍公碰壁	(274)
筑起心中的长城	(276)
徐帅的家规	(277)
喜闻农民买飞机	(278)
珍惜长沙人的荣誉	(279)
耿耿公仆心	(280)
批评·希望	(281)
“左”性难改	(282)
高见	(283)
歪理	(284)
也谈嫉妒	(285)
赞双“突破”	(286)
不平则鸣	(287)
何必如此小气	(288)
“得罪型”乎?	(289)
罚款到哪里去了?	(289)
没有被揭露的咋办	(290)

请用政策管着自己.....	(291)
且说打牌子.....	(292)
“老三笑”与“新三笑”.....	(293)
临时机构何其多.....	(294)
“遥控抗旱”.....	(295)
文凭与水平.....	(296)
“应付官”.....	(296)
多给群众几个镜头.....	(297)
不能光打“离身拳”.....	(298)
治治泼妇骂街.....	(299)
这也是浮夸.....	(300)
小心上当.....	(300)
新规则遇到“老裁判”.....	(301)
检讨实惠说.....	(302)
不好的“三好”.....	(303)
“围骂”、“湘骂”与辣椒.....	(304)
《随笔》寄语.....	(306)
抓阄儿.....	(308)
“一厘钱精神”万岁.....	(309)
聊天谈“富”.....	(310)
考试归来.....	(311)
中国每天有多少人在开会.....	(313)
拜年——恭喜发财.....	(314)
苦了机要员.....	(315)
说“钦定”.....	(316)
副教授属于哪一级？.....	(317)
“口号农业”.....	(318)
“压”的成效.....	(320)

武大郎喊“冤”	(321)
新“华威”	(323)
“曝光”之后	(325)
官船超载	(326)
雷锋归来兮	(328)
四公夜谈	(329)
“优化”不是“亲化”	(332)
阔丧	(332)
吃“菩萨”	(334)
除“六害”	(335)
深得人心事	(336)
廉洁也是力量	(337)
让人们瞧瞧	(338)
省府下令拆卡	(339)
再谈省府下令拆卡	(340)
此“奶”何时能断	(341)
招魂	(341)
金秋的祝愿	(344)
这种感觉并非可靠	(346)
为农技干部呼	(347)
还得加“一户”	(348)
观“星”遐思	(349)
“ $1+1=3$ ”	(351)
不平等外有平等	(352)
请落实企业自主权	(353)
后记	(355)

略论杂文与新闻的深结缘

(代序)

·汪立康·

在改革开放中，杂文创作活动、杂文理论研究活动和杂文评奖活动，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杂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欢迎。不少报刊增辟了新的杂文栏目，不少地方一再编辑出版集体的或个人的杂文集，以新闻界人士为主的，还有文化教育界、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笔杆子”，大家纷纷投身杂文写作，出现了杂文阵地召唤作者，杂文作者寻找阵地的互相促进的可喜局面。

在杂文影响力空前增大的这种情况下，一个在杂文界早已隐约存在的认识问题，似乎一下子变得突出起来。这就是：杂文成为时尚，报刊上一些原来是属于新闻评论、政治评论、经济评论、思想评论的栏目，纷纷以杂文栏目自许；一些原来写社论、短评、评论员文章的作者，纷纷向杂文队伍靠拢，吸收杂文写作技巧，使自己的作品带有杂文味，并称之为杂文。这种各方来与杂文认同的现象，究竟是好的现象还是不好的现象？究竟是反映了杂文的繁荣，还是反映了杂文的退化？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现象？

我认为，杂文走出长期被人们视为畏途的领域，出现各方与杂文认同的现象，正说明杂文生命力、渗透力之强大，应该视为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视为杂文界空前未有过的好形势。我们要因势利导，发展这个好形势，不断扩大杂文的阵地，壮大杂文写作和杂文理论研究的队伍，提高杂文写作的质量和杂文理论研究的水平，进一步增强杂文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

可是，现在杂文界的同志对这种形势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的

对杂文队伍发展太快、杂文作品发表太多，表示某些担心，害怕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降低杂文质量，有损杂文声誉。他们对一些非“正宗”的杂文作品不肯认同，对一些新近从事杂文写作的人也不想认同，似乎圈子越小杂文质量就越高。还有一种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以为只有“正宗”的杂文和“提纯”了的杂文队伍，才有利于杂文作品与文学作品的认同，才有利于杂文界与文学界的认同。一些同志认为，杂文只有被文学界承认，杂文作者只有跻身神圣的文学殿堂，才有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否则就会为文学界所讪笑。

其实，由鲁迅先生开创、奠基的现代杂文，以及继承、发扬、发展了鲁迅式杂文传统的当代杂文，其地位和作用是客观存在的。杂文针砭时弊，激浊扬清，震撼读者心弦，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使他们深思、联想、回味，以至在许多问题上恍然彻悟，这是有目共睹的。杂文尽可以独树一帜，高扬自己的风帆，乘风破浪前进，而不必担心别人是否愿意与自己认同。当年鲁迅先生说过：“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这话，不想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这样地对我们大有教益。

我不赞成以缩小圈子的办法，或者叫“提纯”杂文和杂文队伍的办法，来求得文学对杂文的认同。我很赞成罗竹风先生的看法：“……根据当前杂文发展的新趋势，把‘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这一定义性的论点更加拓宽”一点，“杂文也应当是多层次的，它的范围不妨更广泛，凡是用文学手法写的议论性短文，即使不完全具备文学的形象性，也准许列入杂文的文体之内”（见《杂文学扬起了风帆》）。如果我们把杂文比作一条大河，狭义的杂文或者叫“正宗”的“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可算这条大河的

干流，而广义的各种非“正宗”的或者叫无所归属的文体，可算作最终汇入大河干流的许多支脉。对待目前争议较多的带杂文味的评论，以及带评论味的杂文，杂文界一定不要“见外”，而应该采取热情欢迎的态度。

这里有一个正确认识杂文与新闻结缘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杂文一直在新闻载体之一的报纸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主要还是以文学刊物和报纸文艺副刊为阵地，作者也以文学界人士为主体。它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属文学的一支，与文学的缘份比新闻自然更深些。可是，近年由于形势的发展，杂文在前进中却与新闻发生越来越紧密的结缘。这种趋势不是按谁的主观意愿形成的，也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杂文，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适应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与新闻界面临同样的艰巨任务。两者协同动作，就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由于杂文的思想深远和意味深长，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杂文与新闻评论配合，可以相得益彰、互相补充之效用；而杂文的鞭笞假丑恶、歌颂真善美，更可以直接参与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帮助人们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这样，报纸甚至广播、电视，都较以前任何时候更积极地为杂文提供阵地；不少报纸在一版要闻版上，为杂文腾出位置，把它同作为报纸旗帜的评论并列，有的报纸还开辟了定期的杂文专版；报纸的新闻编辑、记者，投身杂文写作，为杂文队伍增添了大批生力军；更可喜的是，以新闻为题材的直接干预社会生活的杂文也多起来。新闻本是杂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来源，杂文与新闻结缘深了，新闻题材也就更及时地和更多地进入杂文作者的视野。许多杂文作者注意抓各种读者关心的问题创作杂文，也使杂文与广大读者更加贴近。对新闻界来说，把杂文引进不仅限于报纸副刊的各个版面，把杂文手法引进新闻评论的写作，也是

改革新闻、改革版面、改革文风的有力措施之一。由此可以说，正是改革促成了杂文与新闻的更深结缘。如果我们把文学与评论的结缘算作一种两系杂交，现在由于杂文与新闻的深结缘就形成了三系杂交。这种变迁趋势是如此的明显，有关人士都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许多地方的杂文组织不是加入作协、文联，而是像新闻界一样加入社联，成为社联的团体成员，就是一个有力的事实说明。

杂文与新闻的加深结缘，对杂文写作发生重大影响。例如，发表在报纸上的杂文，尤其是在报纸要闻版上的杂文，被要求符合比文学的党性原则更其鲜明的报纸党性原则，要求不要虚构而要坚持从微观到宏观、从现象到本质的真实，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要求观点鲜明而不要隐晦曲折。还有，杂文从新闻现象、新闻事实取材的比以前更加多起来，而从典故、从历史、从文学取材的则相应减少了。事实上，新闻层出不穷，典故有时而尽，要尽量避免杂文题材重复。今后，杂文主要从新闻取材，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至于近年出现的广播杂文、电视杂文（小品）等，就更不能不从各自的特殊性出发，采取适合于口播和形象表现的形式，而不能拘泥于原有的杂文形式了。

新闻评论的引进杂文手法，增加形象思维色彩，使部分评论的写作迈出了与杂文趋同的土步，但它毕竟是评论而不是杂文。至于新闻记者、编辑的参加写作杂文，因有的习惯新闻评论的写法，于杂文技巧一时不甚熟练，写出来的杂文往往仍然偏重逻辑说理而缺少形象思维色彩，被一些同志看成“不大像杂文的杂文”。不过，这是杂文发展道路上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我们不能闭着眼睛来一个一概不予承认。而且，即使你不承认，报刊也照样可以发这样的文章。现在专门的杂文报刊，全国尚只少数几家，文学刊物能容纳杂文的量也不大，杂文界如果拒绝认同报纸上这样的杂文，只能是自动放弃一些阵地，并且势必排斥一

部分杂文作者，打击他们写杂文的积极性，结果是杂文界自己孤立自己，遑论团结广大作者共同提高杂文素质？倒是主动适应这种变化趋势，与报刊上的仍带有评论味的杂文及其作者认同，才有利施加影响，帮助有关的杂文作者较快地在写作技巧上完成从写作新闻评论到创作杂文的过渡。

目前一些杂文的带评论味，主要是指缺乏文学色彩，缺乏形象思维。具体说来大致有如下一些情形：调子过于严肃庄重，多用标准语言而少有“闲笔”，缺少情感色彩，缺少风趣；行文径直从正面入题，没有曲折迂回，不善旁敲侧击；意境不够深邃，内容一览无遗，少有出人意料的借题发挥和探幽、发隐；口气居高临下，代表组织讲话或传达上级精神，不见作者个人见解；议论显得求全求稳，有隔靴搔痒之感，等等。对这些问题，新闻界本身也很不满意，杂文界就更不能因为认同而有所忽视。认同不是消极的认同，而是要积极地帮助其进一步趋同。如果只是消极认同，就会造成杂文文学性与论理性的分离，甚至失去文学性，这也就意味着杂文失去了第一次杂交的优势，杂文就会为新闻评论所同化，而谈不上三系配套杂交，增添新的优势了。

（原载《杂文界》1991年第六期）